

东方英作品集

义剑神拳

上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义剑情拳

(上集)

东方英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享誉四海的“忠义侠府”得皇上御封，文武官员，路过此地，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。谁想，一夜之间，侠府人竟全数失踪，主人陈逸云虽武功非凡却也下落不明，其夫人身负奇辱未果，亦不见踪影。江湖之上，谁，竟有如此通天之术？

陈逸云四位弟子领其子历经千辛万苦，逃过妖人魔掌，得奇遇，五年后，各怀一身绝艺而归，五人合力对敌，明察暗访，历经曲折，但不知可否查出幕后主人？

本书情节扑朔迷离，险情迭出，欲知详情，请看本书《义剑情拳》

目 录

(第一册)

第一回	忠义侠府	1
第二回	舍身救子	46
第三回	疑云重重	84
第四回	山雨欲来	108
第五回	巧脱重围	161

第一回 忠义侠府

鄂北重镇襄阳府，据汉水中流右岸，与樊城隔水相望，不但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而且鄂北、豫西、豫南的货物，大都赖此输转，商贾云集，市容繁茂。

西南隆中心，相传为诸葛武侯未入仕途时躬耕之所，山中遗迹尚存，游人甚多。

襄阳府南门外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朱漆大门，前面铺着七级白玉阶梯，门两边各放着一个翠青色的石狮子，一块横挂的金字匾，写着“忠义侠府”四个字。

下面落款是，明宪宗十二年御笔亲题。

这是御赐金匾，在那时代中，实有着无与伦比的荣耀。

襄阳府文武官员，经过此地时，文官落轿，武官下马，以示对御笔金匾的敬崇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这一天，艳阳高照，风和日丽，忠义侠府那两扇紧闭的朱门，突然大开，一个四旬左右，身穿海青长衫，头戴黑缎子方帽，足着逍遥福字靴，胸飘五络长须的赤脸大汉，缓步行了出来，步下了七层白玉阶梯。

在那赤脸大汉身后，紧随着四个身着黑色劲装的年轻人。

四人年纪相同，都在二十一二左右，并肩儿随在那长须人的身后，步下玉阶。

就在那长须人，步下玉阶当儿，一列便门大开，一精壮中年汉子，牵着两匹骏马，快步行了出来，直奔台阶前面。

青衫人停下脚步，回顾了四个年轻人一眼，说道：

“树大招风，名大遭忌，这半年来，连遭江湖人上门找事，足证其言不虚，为师此去会吾故友，至多一月，少则半月即回，你们都已得我刀法真法，本该让你们在江湖上历练一番……”

四个年轻人齐齐欠身抱拳一礼，道：

“我等无意争胜江湖，扬名武林，但愿长年追随师父身边，探求刀法奥秘。”

长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好好看顾门户，如有江湖朋友登门生事，要他们一月之后再来。”

四个年轻人恭恭敬敬的应道：

“弟子等尊命。”

长衫人回顾了那精壮汉子一眼道：

“周涛，咱们走。”

举步一跨，坐上马背，一提缰，健马如飞而去。

周涛回头望望四个年轻人，抱拳一笑，翻身上马，紧追主人而去。

四个年轻人，八道眼神，盯着那两骑快马背影，直待人马具杳，烟尘消失，才联袂退回府中。

就在四个人退回府中不久，忠义侠府对面五丈外，一座茅舍内，木门启开，疾步行出一个土布衣裤，满头蓬发的中年汉子。

那蓬发汉子，举动十分机警，四顾一眼，才低着头，向前走去。

他左臂下夹着一把铁锯，右手提着皮尺，一眼之下，即可瞧出是个木匠工人。

他行过忠义侠府门第前面时，故意放缓了脚步，

手中皮尺，不停的转动，口中喃喃低语，道：

“二三得六，三七二丈一……”

声音奇低，纵然近在咫尺的人，也不易听得真切。

蓬发汉子行过忠义侠的府第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折向正西行去。

陡然间，一声轻微的冷笑，传了过来，耳边间同时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，道：

“朋友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忠义侠府府第之内，高手不少，就凭你们地鼠门那几手穿墙越户本领，也敢轻捋虎须么？”

蓬发汉子，只听得心头大惊，来人不但看穿自己的行径，而且一开口就叫出了自己的来历，分明是大有来历的高人。

但他仍久走江湖的人物，尽管心中震惊不已，但脚下未稍停，仍然是大步向前走着，对身后传来之言，恍如未闻。

只听衣袂飘风之声，一条人影，由身侧疾掠而过，拦住了去路。

那蓬发汉子虽是老江湖，但此刻也有些沉不住气，不得不抬头望了来人一眼。

一抬头顿觉一道冷芒，直袭面颊，不禁骇然暴退。

但那拦路人动作更快，右手一探，如影随形一般，一道森寒的匕首锋尖，已抵上胸前要害。

x x

x x

x x

蓬发人心知遇上高人，对方一出手，就可刀入要害，索性不再让避，目光转动，打量来人一眼，但见眼前站着一位身着黑袍，面色苍白的中年人，双颊削瘦，看上去，倒像个落地秀才，如非亲身经历，怎么看那人也不象一身负绝技，出手如电的高人。

黑袍人手中并不是寒锋三尺的长剑利刃，而是一把不足一尺的匕首。

蓬发汉子壮壮胆子，轻轻咳了一下，“朋友，在下和阁下素昧平生，无怨无仇……”

黑袍人淡然一笑，接道：

“所以，我才刀下留情，没有杀你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

“留心听我的话，我要你很真实的回答，说一句谎言，我就宰了你。”

他的说话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双目中那股冷森的光芒，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。

蓬发汉子丰富的江湖经验，直觉的感受到自己正处在生死一发的险恶之境，裂裂嘴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人在矮檐下，怎能不低头，阁下要问什么？”

黑袍人四顾一眼，不见有行人到来，才微笑问道：

“你是地鼠门中人，我没有猜错吧？”

蓬发汉子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地鼠门中人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嗯！除了地鼠门外，下三流的黑道人物，大约也没有人敢动偷窍忠义侠府上的脑筋……”

蓬发汉子接道：

“你朋友是忠义侠府陈……”

黑袍人冷漠的接道：

“是我问你，你最好只管回答，偷窍忠义侠府上的人，必是贵门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你朋友怎么称呼啊？”

蓬发汉子在死亡威胁之下，只好有问必答道：

“兄弟石海波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石兄，江湖上可被人称作分毫不差么？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正是兄弟。”

黑袍人陡然收了匕首，笑了笑道：

“失敬失敬，阁下原来是地鼠门中高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，兄弟多有得罪了。”

· 石海波道：

“好说，好说，你朋友贵姓啊？”

黑袍人摇摇头道：

“石兄忘了，是我向石兄问话？”

石海波只觉此人生性古怪，莫可预测，一下子和颜悦色相对，忽而又变得冷厉异常，大有立刻出手杀人之意，一时间，愣在当地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黑袍人笑一笑，道：

“石兄，咱们找个地方聊聊，我还有点事情和石兄商量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右脚微抬，勾起一块拳头大小的鹅卵石，化作石粉，洒落一地。

石海波目视那黑袍人掌上的功力，心中大为震惊，似这等搓石成粉的武功，实已登武功至高的境界，他要一出手，立时可取自己之命，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老兄有什么吩咐？兄弟无不从命就是。”

黑袍人笑一笑道：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石兄果然是一位俊杰人物。”

一出掌，抓住石海波的右腕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这时，石海波已完全被那黑袍人所征服，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了。

黑袍人牵着石海波，不走大道，穿过一片麦田，到了一座古柏耸立的大荒园中。放开左手道：

“这地方很僻静，只是荒冷一些。”

石海波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只见古柏蔽日，青塚垒起，好一片险森所在。点头应道：

“不错，这地方够荒凉。”

黑袍人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

“石兄，据我所知，你们地鼠门，集千古偷窃扶歌之大成，不但偷活人，且连死人也偷，居然在江湖上偷出一派门户，石兄又高居地鼠门中第二号人物，想来定然不怕鬼了。”

石海波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鬼么？兄弟确然不怕，不过兄弟怕人。”

黑袍人干笑两声，道：

“石兄说的是，人比鬼可怕，至少人可以让另一个人变成鬼。”

石海波虽然见多识广，但也无法揣摸出这黑袍人的用心所在，但他心中明白，自己的武功和人家相差太远，对方一出手，就可以制自己于死地，在不了解对方的心意之间，只好尽量地避免说话。

黑袍人伸出手去，拍拍石海波的肩头，接道：

“石兄，贵门中这一次，准备偷窃忠义侠府，劳你亲自出马，想来偷窃之物，定然十分贵重了。”

石海波被那黑袍人在肩头上拍了两下，只拍得心头发毛，全身生寒，只好据实应道：

“是的，兄弟准备窃取御赐忠义侠的铁卷、宝刀。”

黑袍道人啊了一声，道：

“那把御赐宝刀，乃武林中有名宝刀，号称六合，传说是六种金属合做制成，遇惊出鞘，寒光幻影，有削铁如泥之利，切金断玉之锋，曾在江湖上造成了很多杀孽，后为大内高手收回，藏入禁宫，此刀数十年来未在武林中出现，想不到陈金福救了圣驾，皇上竟把六合刀赐赠于他，这把武林视作灾祸之刀，又重现于江湖……”

他似是自觉说的太多，陡然住口，两道冷电一般的神光，投注在石海波的脸上。

× × × × × ×

那利刃一般的眼神，闪耀着诡异莫测的杀机，只瞧得石海波背脊上泛起来一股凉意，打个干咳，定定

神，道：

“阁下果然是不凡高人，对六合宝刀如晓甚深，不知偷它作甚？”

他眼中杀机消退，石海波心神稍定，壮着胆子，道：

“本门受人之托，窃取宝刀，和御赐陈金福的免罪铁卷。”

黑袍人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不是吧！地鼠门中人物只怕是不会讲什么情理道义，受人之托这句话，不觉得用的太高尚么？”

石海波尴尬一笑，道：

“阁下明察秋毫，兄弟是用词不当，是有人出了大把银子，要本门代为窃取宝刀、铁卷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石海波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什么来路，他们不肯说明，不过……”

黑袍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

“石兄，这地方很僻静，杀上十个八个人也不会被人发觉，你最好说老实话不过什么？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不过，他们住在对面攀城一家客栈之中，等候本门消息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啊！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两个，都是四十多岁年纪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石兄很合作……”

笑一笑，接道：

“他们出的什么价钱？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价钱不太低……”

黑袍人冷然接道：

“说实话，石兄，我只到听一句谎言，我们就无法谈生意了。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宝刀三万两银子，铁卷两万两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这价钱也不算太高。”

突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白布袋子，递了过去，道：

“石兄，打开瞧瞧。”

这黑袍人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奇怪的举动，使得夜偷百户，阅历老练的石海波，越来越捉摸不定，只觉那黑袍人随时可以出手杀人，但偏又一口一个石兄，

叫的又似是十分亲热。

颤抖伸手，接过了白布袋，却又不肯打开。

黑袍人道：

“石兄，打开倒出来，瞧瞧看。”

石海波闻言打开布袋，倒到地上，顿时眼睛一亮。

只见四颗猫眼大小的明珠，和一张五万两的银票。

黑袍人笑道：

“石兄是大行家，估计那四颗珠子，能值多少银子。”

石海波拾起明珠，托在掌心上，仔细瞧了一阵，道：

“四颗明珠，都是上佳货品，每一颗都值万两银子上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好眼力，四颗明珠，再加上五万两的银票，比他的价钱高一倍，不知石兄愿不愿接我这生意。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阁下也要忠义侠那宝刀、铁卷么？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光棍不挡财路，那宝刀、铁卷，既以被别人定下来，我不愿使石兄为难。”

石海波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忠义侠府第之中，除了宝刀、铁卷之外，兄弟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值这样高的价钱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六合宝刀虽然名贵，但那是死的，我花去千百两银子，要买一件活宝。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什么样子的活宝？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陈公子。”

石海波又是一呆道：

“你是说忠义侠陈金福的儿子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不错呀！陈金福只有一个儿子，今年还不足十岁，纵然学了武功，还未成就，你们地鼠门偷窃之能，天下无双，只怕还没有偷过人吧！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没有，兄弟偷过黄金、白银、珠宝、红货，却没有偷过人家的孩子。”

黑袍人道：

“我付了十万银子，石兄也该破例一次了。”

石海波道：

“价码确实够大，不过本门中，也有规戒，偷物